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初版

現代評論

第八卷
合訂本

現代評論社印行

最近十年的歐洲

R. L. BUELL 著胡慶育譯　歐洲的政局有變動，每每是會給世界各國以影响的，尤其是我們中國這被侵害的弱大民族；所以對於它，我們應當知道個明白研究個清楚。本書著者爲美國有名人物・對於大戰後十年來的歐洲各國的政情，他在本書內記載極詳；這實在是我們急需而僅見的一部好書。平裝一厚冊，定價大洋二元。

建設文庫

列强在中國之經濟侵略　徐之圭著　全一冊　定價二角

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概論　龔仲皋著　全一冊　定價三角

我國發行內國公債史略　全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楊先鈞著　全一冊　定價三角

中山出世後

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半粟編著　增訂再版

全書五十萬餘言再版比初版增加五十餘頁

平裝一巨冊　定價二元三角

俄國研究

蘇俄政治之現況　H.N.Brailsford著　胡慶育譯　定價一元

蘇俄的經濟組織　司各特・尼林 傑克・哈定合著　蔣國炎譯　定價七角

俄國革命運動史　山內封介著　衛仁山譯　定價一元七角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柯羅夫著　朱應會譯　定價一元七角

革命後之俄羅斯　李待琛 劉寶書合著　定價二元八角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施勝治著　半粟譯　定價一元二角

世界弱小民族問題　李作華編　平裝一冊　定價五角

日本人謀殺張作霖案　龔德柏編著發行　本店代售　定價七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現代評論第八卷總目錄

第八卷第一八三期

時事短評

京津的善後問題（實）——張作霖的死（實）

山東事件的外交　松子

對日　陸昌齡

日本之國名與族名考　琛甫

閒話　南陔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　西瀅

舊夢（十六）　懋琳

自埋曲（詩）　黃育熙

第八卷第一八四期

時事短評

北京的公使團與國民政府（召）——張作霖真死了嗎？（仲）

北京克復後的外交問題　梁鋆立

日本對滿洲的陰謀　孫芳

對日（二）　陸昌齡

濟南城上　楊振聲

斷魂零語　楊熙時

敬告山東人　周鍾岐

第八卷第一八五期

時事短評

西南各省的建設事業（端）——大學名稱與大學區制（實）

北京下了以後　松子

二個外交系統上的問題　梁鋆立

對日（三）　陸昌齡

日本海員空前的大罷工　仲常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二）　西瀅

流水的旁邊　王佐才

第八卷第一八六期

時事短評

目前的兩大問題（文）——經濟會議（實）

北京下了以後（二）　松子

物質建設中的廣西　前鋒

日本的滿政策與中國統一的前途　楊雲竹

荷花池頭　劉開渠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三）　西瀅

上海臨時法院的易長問題　梁鋆立

第八卷第一八七期

時事短評
財政會議（實）——英國對華的頑固政策（仲）——美國的總統選舉運動（雲）
糧食問題　征蓬
目的與方法　孟和
「拿破崙將軍」　范澍
舊夢（十七）　懋琳
荷花池頭（二）　劉開渠
夏夜　王佐才

第八卷第一八八期

時事短評
外部廢約宣言與中日商約（雲）——教育經費獨立的保障（端）
財政會議的經過　楊端六
裁兵容易裁官難　平心
紳士的請客　胡也頻
舊夢（十八）　懋琳
玫瑰　王佐才

第八卷第一八九期

時事短評
楊增新的死（實）——國貨銀行（端）
中日商約的問題　雲松
暹羅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經過　松子
威爾士的新民治主義論　王慎明
閒話　東施
紳士的請客（二）　胡也頻
舊夢（十九）　懋琳

第八卷第一九〇期

時事短評
對日交涉與對日貿易（端）
對於第五次執監大會的希望　吾言
私生子待遇改良的最近立法例　羅重民
威爾士的新民治主義論（二）　王愼民
海岸邊　胡也頻
舊夢（二十）　懋琳

第八卷第一九一期

時事短評
第五次中央全會開幕（文）——五中會議的議場秩序（核）
——英日對廢約的態度（松）
中美簽訂關稅新約的意義　梁鋆立

軍人失業問題　胡鐵岩
閒話　平心
這個故事可不成　西瀅
舊夢（廿一）　懋琳
學生軍問題　曾紀桐

第八卷第一九二期

時事短評
　第五次全會的工作（文）——五次全會與財政整理案（端）
　——日本的政黨與對華政策（純）
國防與北防　仲揆
日本壓迫社會運動之嚴厲　仲常
大學的考試問題　孫寶墀
舊夢（廿二）　懋琳
危城之別　楊熙時
甲板上　育熙
解決四川問題的一個辦法　周開慶

第八卷第一九三期

時事短評
　首都的民生問題（召）——關稅自主與總稅務司（實）
中英甯案協定　松子
日本壓迫社會運動之嚴厲（二）　仲常
物質之本原（二）　德
閒話　東施
登富士山　凌淑華
舊夢（廿三）　懋琳
水車之前　育熙

第八卷第一九四期

時事短評
　日本陰謀與外蒙內犯（召）——倫敦的社會科學獎勵設備（文）
改革漢字的一個提議　楊端六
詩的實質與形式　孟實
物質之本原（三）　德
登富士山（二）　凌淑華
舊夢（廿四）　懋琳

第八卷第一九五期

時事短評
　對日廢約的第二次照會（雲）
對外關係的紀元　松子
物質之本原（四）　德
詩的實質與形式（二）　孟實

一事件（小說）　凌淑華
也不知是那一位畫師的傑作（詩）　育熙

第八卷第一九六期

時事短評
　時局與領袖的團結（文）
上海臨時法院改革問題　臥白
法國的新國籍法　梁鋆立
商業式的學校　象山
一件事（二）（小說）　凌淑華
舊夢（廿五）　懋琳

第八卷第一九七期

時事短評
　現代還不是一個可以樂觀的局面（實）——中國在國際聯盟之理事地位（松）——法國外長掀起風波（雲）
對外關係的新紀元（二）　松子
司法院和司法行政的統屬問題　羅重民
中國鐵礦問題　一止
生命（小說）　宛約
舊夢（廿六）　懋琳

第八卷第一九八期

時事短評
　萊茵撤兵談判（松）
實行分工合作的具體辦法　楊端六
中美中德新約中的內國待遇條款　彭學沛
我國在聯盟落選的意義　雲松
避難（小說）　岑麒祥
舊夢（廿七）　懋琳
交通大學的改組問題（通信）　孫寶墀

第八卷第一九九期

時事短評
　國民政府的組織問題（純）——中德新約不批准嗎？（松）——中意寧案解決（文）——日本把滿蒙當殖民地（純）
立法權的行使與立法院　錢端升
非戰公約（上）　周鯁生
時間是夢幻（戲劇）　袁昌英譯
毀滅（小說）　胡也頻
舊夢（廿八）　懋琳

第八卷第二〇〇期

時事短評
　上海郵局罷工（實）——國術運動（幹）

建設的開始問題（二）　梁雲松
非戰公約（下）　周鯁生
英國實業團對華投資嗎？　雲松
時間是夢幻（戲劇）　袁昌英譯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特載）

第八卷第二〇一期

時事短評
　中日交涉的方針（文）
所望於新國民政府者　松子
國府的承認問題　梁雲松
時間是夢幻（戲劇）　袁昌英譯
譯詩二首　林文錚

第八卷第二〇二期

時事短評
　兼差兼薪和舞弊中飽（發）
外交代表的任用問題　雲松
最近十年中外貿易變遷的大勢　楊端六
非戰公約的實效　松子
時間是夢幻（戲劇）　袁昌英譯
西精娜（詩）　林文錚譯

第八卷第二〇三期

時事短評
　中日談判開始（雲）
英法海軍協定　松子
中央銀行的使命　資耀華
化學之應用　德
時間是夢幻（戲劇）　袁昌英譯

第八卷第二〇四期

時事短評
　白崇禧軍移駐新疆說（文）
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問題　彭學沛
塘吉爾問題與四國協定　松子
楚辭九歌與中國古代河神祭典的關係（一）　雪林女士

第八卷第二〇五期

時事短評
　中日談判停頓（队）——中那關稅條約（標）——上海煙土
　案的責任問題（實）
平均地權的方法　王世杰
修約的外交方針　一松
塘吉爾的混合裁判所　松子

楚辭九歌與古代河神祭典（二）　雪林女士
寄——（詩）　育熙
希望改景山爲北大學校園（通信）　憫仁

第八卷第二〇六七八期合本

時事短評
英日同盟說（文）
黨治與法治　彭學沛
鹽務稽核制度與善後五厘金幣借款　白一
日本無產政黨合同運動的進展　王鑄時
文以載道的問題　雪林女士
楚辭九歌與古代河神祭典（三完）　雪林女士
譯羅蘭姍詩　馬特

第九卷第二〇九期

時事短評
關稅交涉與日債（純）
對於中比中義兩約之商榷　周鯁生
經濟界變動的預知法　賁耀華
結婚前的一吻（獨幕劇）　袁昌英
小詩三篇　馬特
中比通商條約全文（特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現代評論

第八卷第一八三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六月九日

時事短評
京津的善後問題（華）
張作霖的死（實）
山東事件的外交　松子
對日　陸昌齡
日本之國名與族名考　琛甫
閒話　南陔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　西瀅
舊夢（十六）　懋琳
自埋曲（詩）　黃育熙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8. No. 183, June 9, 1928.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美歐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如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爲限。

求人不如求己

處今之世。風俗日偸。虛僞相尙。人心愈奔勢利。凡在有錢之時。結交朋友。則此往彼來。酬應至無虛日。親密堪稱莫逆。設一旦勢窮財盡。則昔日之爲知己者。至此而相逢陌路。若向其告貸以濟急。十九不能如願。故吾人處此奢習成風之社會。應當早早覺悟。乘此在社會服務之時。諸事節儉。月積若干。儲蓄於銀行中。年復一年。即可積成爲鉅數。則偶有需用之時。不致問親朋告貸。看人家勢利的面孔。諸君！諸君！俗語所謂。「酒肉朋友千個有。急難之中一個無。」請常常牢記於心。趕緊積儲起來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各種儲蓄存款。應有盡有。如需章程。函索即寄。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總行　上海寧波路九號

電話　中央八〇五〇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柯羅夫著　朱應會譯　定價一元七角

世界上找不出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這是因爲各國的歷史情況不同，與地域環境各別的緣故。所以政治社會的組織和運用，也各行其是，決不能盲目的抄襲他人的舊文章。

自從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把俄國的舊制度推翻，樹立起來一種新組織，我國困於軍閥鐵蹄下的青年，也多想步俄國的後塵，完全襲用俄國的方法，來造成一種俄國式的新國家；甚至那慘酷無人理的屠殺政策，也依樣畫葫蘆的做去，但是我們試把中俄兩國的歷史環境比一比，到底是相同否？倘若不同，我們怎能夠處處事效呢？

本書從俄國農奴時代起，到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把俄羅斯革命的全過程都敍述出來了。我們試一披閱，便知道俄國的革命，在她歷史上，自有她的特殊情形，特殊環境。我國有志的青年，切不要把俄國的歷史，當作中國的歷史看就得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社會研究叢刊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一册七角

趙鳳喈著　本書計分五章：第一章述室女之地位，第二章述已嫁婦之地位，第三章述爲人母之地位，第四章述女子與公民權，第五章述女子犯罪與處罰。內容注意於法制之方面；而於中國社會上已往及現在之情況，亦能同時顧及，洵爲研究婦女問題者最好之參考資料。

社會調查方法　一册七角五分

樊弘著　社會調查爲社會研究的初步手續。本書首述社會調查的重要，次論歷史的方法，復次分述個體的標本的及全體的三種調查法，最後則說明調查的編製與調查資料的整理。現在我國調查社會的聲浪極高，此書很有參考的價值。

時事短評

京津的善後問題

當奉魯軍閥正在囂張的時候，我們勢力未到北京天津以前，我們大家的精神是專一的，問題是簡單的；——同心努力的殺賊！這幾天京津各處的要地，相繼克復，敵人的氣燄大見消滅，因此政治，軍事，外交各項問題反倒複雜起來了，所以我們大家到現在，更要小心在意，堅定決斷。

第一，政治方面要嚴防安福研究兩系的陰謀。這安福研究兩系是能幹的，是眼明手辣的，是勾連最多的；我們中國近幾年政治的混亂，原因雖多，而他們這些人縱橫捭闔的手段，實在爲害不淺，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兩三個星期以來，他們就在京津滬寧各處製造空氣，說什麼段祺瑞出山啦，段祺瑞又有什麼爲國犧牲的說話啦，隨着又有羅文幹沈瑞麟的攝擱；他們這些舉動，好像時時刻刻的要想乘火打劫，在京津造成一個緩衝的勢力，以便他們從中操縱。我們希望國民政府即刻下令——命令北京僞政府所有各行政機關一律停止，聽候交卸，并將安福研究兩系助逆的首要通緝拿辦，以遏亂萌。

第二，軍事方面要完全掃清直魯奉各敵的殘餘軍隊。這兩天

的消息，舊有直系軍閥的有資格的人——什麼齊燮元啦，李廷玉啦，大大小小的舊將又出頭在天津活動，已經在那裏實行收編舊日與直系軍閥有關係的軍隊，他們顯然是借着維持天津地方上治安的名義，想著另樹一枝的勢力。向來軍閥的背後，總是站着幾個安福研究兩系的策士，出些壞主意，使着國內戰禍延長，使着人民多受苦痛。現在那些掌頭暈腦的軍人在那裏活動，也都是那些策士對他們運用些催眠術，他們就亂動起來了。假若那些直魯殘敗的軍隊，借改編的名義，重新集合起來，又是構成增添戰禍的惡因。所以爲黨國前途計，爲軍事便利計，以全勝的革命軍，盪平那些久戰常敗的疲兵，絕不費力，决不應因一時的便利，去同他們妥協。况且那些直魯軍隊年來在山東直隸所爲的罪孽，已經昭著，人民恨之刺骨。現在假若救民的革命軍，不掃除那害民的殘軍，那不是等於救了害民的強盜嗎？所以京津軍事方面必須徹底的肅清，不要使他們再造成一種害民長亂投機的軍閥。

第三，外交方面要打破使團共同行動的舊例。我們中國對外的關係最爲複雜，外交是不容亂動的，亂動就要出亂子，中國這樣積弱的國家一出亂子，國命就有危險。但是既是一個國家爲國際中的一份子又不能不動，還是要在可能限度之內極力的下工夫去幹。現在我們革命的勢力已經到了北京，外交方面當然即刻就遇見北京的外國公使團。這外國公使團是向來大家認爲操縱中國的太上政府，是協調共管的執行機關，是各文明獨立國家領土內未有的惡例。就這幾天的消息，荷蘭公使已經以使團領袖的名義，在北京斡旋革命軍與敵軍雙方在那裏的防務，已經以使團領袖的名義，對國民政府送達公文。國民黨向來主張只認各國的公使，不認使團這個國際團體，假若我們關於這一點認真起來，荷蘭公使這種公文，就可以退回，不接收。再一方面，現在日本正對中國蠻幹，我們爲權便打算，也要處處避免不必要的傷友邦的感情。從此以後，凡使團名義的行動，國民政府的外交的當局，應該分頭向各公使交涉，不要對使團有來往。我們先從形式手續方面打破向來使團共同行動的舊例，再一叚一叚的取消不平等條約。（華）

張作霖的死

張作霖盤踞了北京幾年，到今日纔被國民革命軍驅逐出關。據報載，他的私有財產已達九千萬元，奉天鈔票發出竟達二十七萬萬元，眞所謂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了。乃不料於將逃到奉天之際，忽被炸彈轟傷，並且傳說已死，這是一件何等痛快的事。軍閥的末路，得如張作霖這樣，眞足以顯示鑒戒。我們爲中華民國前途設想，對於張逆之死，究竟毫無嘆惜的餘地，不過照通信社所傳，張之死，出自日本人的陰謀，這其中的內容乃更加複雜了。張逆所乘的火車不被轟於山海關以內，而被轟於南滿鐵道附

近奉天的地點，而且炸彈的力量非常的大。這事件本身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不是中國人做的。關於這事件的詳情，我們在執筆時，還不甚明瞭，然而就各方面情形看來，不說是日本人所爲，別無解釋的方法。日本人爲甚麼要炸死張作霖，這是一個問題。他們對於東三省，口口聲聲，說有特別權利，就是這次張逆回奉的前數日，日本已有到山海關時須解除武裝的警告，可見日本人對於張作霖不願意其回奉天，已可概見。它們是不是想利用張作霖失敗的機會，搶奪我們的東三省，不久事實就可證明的。我們政府對此應該嚴重的加以注意。（實）

山東事件的外交

松子

在本刊第一七七期（日本出兵與我們的抵制手段）裏，我們已經把日本傳說的對華政策和出兵山東的眞目的揭破出來。出兵之後隨即發生濟南事件。大家應當明白那項事件，決不是甚麼中日軍隊的偶然衝突，而是日本有組織的計畫開始。試看國民革命軍撤離濟南之後，日軍猶不斷的對我軍爲戰爭行爲；及至北伐軍逼近京津，日本的軍事活動，又擴大到京津間及關外，便可想見濟南暴行尚不過是日本政府對華整部計畫的一部分。上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向國民政府遞送關於滿洲治安之覺書，居然宣言「緣以滿洲治安之維持，在我國（日本自稱，以下準此）最爲重要；如紊亂該地方治安或者造成紊亂原因之事態發生，我國政府須極力阻止之。故戰亂如進展至京津地方，其禍亂或及於滿洲之時，我國政府爲維持滿洲治安起見，或將不得已有採取適當且有效之措置。」日本這次的宣言較之一九二五年出兵南滿時對張郭兩軍發出的通告性質更爲重大。彼時尚只禁止南滿鐵路附屬地兩側及終點距離二十華里以內的戰鬬或「有紊亂屬地治安之虞之軍事行動，」這次則干涉到滿洲全部治安問題，而說要「取適當而有効之措置。」日本政府如果尚有絲毫尊重中國領土，承認中國對滿洲主權的意思，決不會爲此絕無權利根據而出乎情理之外的宣言。

今日決定對日外交方針，首先要認淸山東事件的眞性質。日軍在山東的暴行，是日本傳說的對華侵略政策的發露。是這次日本出兵大計畫的一部分。對於那個事件，我們應當從全部關係着眼，而不可以把它看作部局的問題去應付。

我們幷且要認定像這次出兵的政策是日本對華政策一貫的辦法，在日本現存統治階級中，任何一派執政，都是採行的。有的人以爲假使沒有田中內閣，今日便不會發生山東事件，那是根本看錯了。一九二五年郭松齡倒奉之役，日本也曾出兵南滿；當時的日本政府是憲政黨組成的加藤內閣。他們不是今日與田中內閣立於敵對地位的民政黨的前身嗎？

實則抓住滿蒙利益，防止南北統一，是日本既定的對華政策

。中國不革命則已，中國一有革命影響到日本的地位，她是決不肯坐視的。在那種情勢之下，日本任何內閣必然直接間接採干涉搗亂的行動。所以這次山東事件之發生，決不是一地方偶然的事變；其發生之可能，是凡了解日本對華政策的人所能預料到的，雖則在中國方面預防的用意如能貫徹，那種事件發生的形式容或不同。所以我們所最注重的，倘不在山東事件之如何發生，而在這事件發生後，中國當局所採的應付方針。

在前線的軍事當局自始即決定以十二分隱忍的態度避免一切與日軍的直接衝突。除非我國民有和日本一戰的決心和實力，那個退讓的方針是無可非議的。但是退讓只是消極防止事變擴大的辦法，究竟不能根本解決中日山東事件。退讓也只是暫時的，有限度的，到了日本逼得太急的時候，我們也不能說絕對不採最後手段。所以暫時軍事上的退讓，那個消極辦法，倘須輔之以外交上的積極活動。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在軍事上退讓，同時在外交上卻要進攻。然而眞正外交的進攻，決不是僅僅對於日本政府的談判，更不是徒然和日本在濟軍隊長官的辯論。日本這次出兵既然有一定的計畫與目的，自然不是尋常口舌可以說服，也不是感情可以感動的；即令我們爲局部的讓步，也不能使她變更政策。現在唯一的強迫日本變更態度的方法，是在於我國民的經濟武器之抵制外，再加上國際勢力的壓迫。關於這點，國民政府外交當局，似乎自始就沒有看清楚，沒有努力做工夫。當局把寶貴的對日消磨於對日直接交涉，而忽略了國際宣傳與活動。那便是一大失策。

不錯的，國民政府曾以主席之名義，直接致電國際聯盟和美國總統，不能不說是對日外交進攻之一着。然而他們將此兩電拍發以後，也就聽其自然，不聞再有接續第二步第三步的活動。而在這時期中，日本的國際活動反而開始，她對於國際聯盟提出有詳細的可以鼓惑外人視聽的說明書。中國方面，則至今沒有詳細的事實報告對世界發表。國際活動，如此的落後，又何以引起世界同情，取得國際勢力，爲我們外交的援助呢？

現在濟南青島和膠濟鐵路完全入於日本的掌握，山東又回到歐戰中日本佔領的狀態。在京津及滿洲方面，日本的態度咄咄逼人。我們不但要沒法挽回此局面，而且要防止日本侵略行動的擴大。爲達此目的，我們以爲還是要本着「外交進攻」的方針進行。現在便有急須執行的幾種手段。

一、趕急搜集濟南日軍暴行的材料，作成山東事件的詳細說明書宣布於世界。

二、依上項材料之基礎，從法律的見地，作成訴述式的文件，提出於國際聯盟。

三、訓令國民政府在外代表就近請問國際聯盟對山東事件的

態度；而聲明國際聯盟之是否能得中國國民及國民政府之贊助，將視這次聯盟之能盡扶持正義平和與否而定。

四、對於列國尤其英美方面，擴大宣傳，揭破日本對華政策的危險。

五、對於日本方面的交涉，採取攻勢：一面以山東戰事終結之理由，要求山東境內日兵即時全部撤退，一面糾問日軍在山東暴行的責任，提出具體的要求。

對日

陸昌齡

在國民軍乘勝逐北，張宗昌潰敗亡命的當兒，日本竟以護僑爲名，不斷的出兵山東，侵入離吾黃海口七百八十九里之濟南。毀無線電台，焚交涉署，割吾山東交涉員蔡公時之耳鼻而斃之以槍，又以大炮攻城，死傷民衆三四千人，焚毀民房無算，要迫沿膠濟路二十里內不得通過或駐華兵。近又飛艇航行天空，拋擲炸彈毒物，迫懸日旗，苟不敬禮，即遭毆擊。同時在天津圈用民田七十畝，任意鏟除青麥，作飛行場，這種駭人聽聞的事，在日本人固然人格掃地，猪狗不食，但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吾國自有清中葉以來，教育不興，實業不振，大家背公爲私，好逸惡勞，習奢棄儉，農不勤耕，工不創新，干戈遍地，道德淪亡，父不父，子不子，富者倚勢凌人，貧者挺而走險，通都大邑時白劫，擧衆之前幫肉票，二百年間蓋無日不在滅亡之中，而吾人寄生於此，亦無日不願與之偕亡；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

然而其所以至今不亡者；非特有五千年來文化之歷史，不凡的聖祖仁宗在冥冥之中阿彌陀佛的祝福保佑，康健萬年；亦非特有國際之道德性，能光輝於二十世紀光天化日之下，與滅國，繼絕世，古今中外若合符節，如一千九百十九年起死回生木乃伊之波蘭，（其實波蘭復興，亦非盡由於列強之均勢綏衡，彼自己亦大有振作，實行梁任公之所謂加復耳主義，加入戰團，與我們收回名義上的青島一般；）止是因爲吾國地大物博，在勢一個人一口吞不下去。故在瓜分條件各方面未盡妥協之前，大家不敢染指，止好袖手旁觀，靜待時機，任你們那些殺人不瞽眼的紅眉毛綠眼睛，先自去殺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免得臨時汚了寶刀也好。

其中一個日本是最焦急，因爲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京都條約之後，努力維新，國富兵強，人口當然增加不少。可憐蕞爾三島，本來是安插不下，何况年來地震劇烈，動輒沉了一片，要叩求性菩薩不必下臨是不可能的，所以找覓殖民地是勢不容緩的了。現在又非四五百年前可比，到處刮垢磨光，收拾得一乾二淨，那裏還有一塊沒人跡的地方。所以說日本人不滿意於田中的侵略行爲，這話是止好去騙騙阿獃，連三歲小囝都知道他們除非將來科

學發達，人人會得上食膏壤，下飲黃泉，良心屑屑才會從鴉片圍裏透出來。他們曾屢次偷渡到南洋菲列濱去，無奈都被強有力者趕了回來。眼巴巴我們自覺汗顏的老宗兄，坐擁肥城，搶只毛厠不撤屎；本來是肺癆病在第三期以後，日臥床蓐，奄奄一息，遲早總要爲他發喪掛孝的，（兄終弟及，在日本人看來是允公至當，况且這塊羊肉與其遲早落在狗嘴裏，天然不是給我撑家立業的令弟享受的好，所以麗姬惡始善終的道理，又有劉皐叔實行去取了西川，日夜在他們心裏盤算，這就是親善之說了；但是我們自命不凡的老大哥，連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的二句古書也不記得，任擺渡過來就是的一只大火腿，毛烘烘地在那裏出霉，不借給他們受用如東三省一般，早已有些肚皮氣鼓脹了。）所以在我們服了一匙國民黨招牌的魚肝油之後，不料居然在鬼門關上打轉，做兄弟的那得不要跳脚，用急色兒來不及撕褲子的樣子強灌起砒霜湯來；這就是日本出兵山東的實情，也就是照抄了加石林不許波蘭廢除自由否決的老調。

但是我們中國人呀！若是要拿世界文化的老大哥自居，以身作則的實行起國際道德來，那就要本悲天憫人的志願，磨頂放踵的爲他們謀福利。見他們都人皆相食，而已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早應該就自動的將蒙古新疆送與第三國際，西藏送與英吉利，雲南貴州送與法蘭西。倘使知道同我們爭面子的兄弟的困難呢，那就早應當到采薇山上去采薇而食之；演一回伯夷叔齊的古事，將來在日本史上怕不是占了第一把交椅，如太史公的以吳太伯冠世家，伯夷冠列傳一般。橫豎更香飯熟，絕主亡人到是永久不斷的，不像祖宗的三代罷了。喬山之墳，一定修理得嶄新，巍巍乎煥然，迴不同乎現在的一座荒山，（我雖沒有去過，想來沒有什麼色采，至多有塊巴碑，去過的人恕我罷。）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遊人至此，譬如吾人旅行尼羅河流域，在驕陽烈日之下俯仰感慨，太息一回罷了。還勞他們在飛艇上丟麵包麼！怪道要送覺書來了！

倘使也學些帝國主義的色采，以爲黃帝傳下來的土地不敢擅自放棄，那末大家努力罷！天助即是自助，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而此其時矣！時乎時乎不再來，振作；明治彼得是我們的導師，二十年後可以爲世界雄，抉人之眼而割人之鼻，漢武帝唐太宗也不知做過多少次。遲疑；不出五十年彌有孑遺。因爲一千九百十四年的大戰，明明是爲的東方問題，實際上好像英國爲了德國蔑視比利時的中立而加入的，美國爲了德國潛水艇擊沉了中立國的商船而加入的；俱是拔刀相助的義舉。但是馬放華山，牛放桃林，虎皮裹革，在天下太平之後，軍備限制誰也不肯以身作則的先自做去，至今還在那裏蛇吃黃鱔硬挺：其實不能推一個血心於人之腹中，亦安知其自己腹中有

一個血心，所以竟不知道現在他們正在那兒磨拳擦掌的準備撕殺，而其焦點非遠東問題之中國乎？就是素來以和平號召爲人所崇拜的美國，倘有出兵尼加拉瓜之舉，徒然爲日本人拒絕調停濟南案之藉口。所以國際上要講道德，止好讓我再投了十七八個紅馬桶底才相信的了。然而人是創造進化的，我們這種造糞機器，東洋人用不着，西洋人也用不着，所以非特亡國，抑且滅種。

努力奮鬥，是要有方法的，要有組織的，貼標語大遊行，不過是表明人心未死罷了，波蘭的一次回光反照時也是這樣的表明過，要希望有效驗，那眞是胡先生說的等於豆腐老班想發財貼張巴對我生財。因爲這種撒嬌手段，祇好去示威給你的娘看。然而現在說對日宣戰，對日宣戰後國內外的情形，我們也自可不必神經過敏的去猜測。但是戰爭的結果，我們不得不瞥上眼睛去想一想，倘使一定戰不過日本，強要拚個你活我死，那還不如含垢忍辱，臥薪嘗胆的好。原來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辱沒已辱沒得數十年了，這樣也不算什麼一回事；到了小不忍則亂大謀起來，我們的滅種到是次要問題，多少總要犧牲了些世界英雄，阻却一二世紀的進化，閻王簿子上到是一件罪孽深重公案。現代的戰爭，旣非如明槍交戰，一分一合的簡單；又非如一聲鼓響，兩下伏兵齊出的可笑。什麼炮是要氣象學家看正了風色，數理學家算正了角度而轟擊的。淥氣之類，尤其危險，苟一不愼，自貽伊戚。所以說假如日本人拿所有的槍炮給我們，而自己絕無抵抗的任我們轟擊，恐怕倘不能制死他們。所以我們沒有這傢伙與日本人對抗是不必說，就是有了這傢伙也不會用，是乃科學的問題了。

吾國產鐵而不會鍊鋼，吾國產棉而不會製細紗，一刀一機之微，均須仰之於外國，其他工業上之一切原料，幾無一不是舶來品。如此而說中日經濟絕交，中日經濟絕交之害，吾尙未知其孰大孰小。日本自然是富家翁，吾國自然是窮光蛋，富家翁蝕本不過止要少娶幾個小老婆，窮光蛋沒飯吃恐怕是要造反的。然而我們可以說對日經濟絕交，是因爲日本人賺我們的錢去製槍炮來制死我們，我們沒有別的法子抵抗，所以止好經濟絕交，使他們沒有錢去製槍炮來制死我們，或者是沒有這許多錢去製槍炮來制死我們，西洋人待我們還好，西洋貨是一樣可以買的。殊不知西洋貨的價錢比東洋貨高出五六倍七八倍，我們窮光蛋吃碗老泡，買塊包脚布，那個不要秤秤分量。況且西洋貨獨應吾求，有無問題尙不可必。而一樣的水流出去，絕未有一滴吊在油瓶裏，中國還是要滅種的呀！從前郵政鐵路二者都被外人操縱，利權外溢不少，近來才多用本國人，然而俄國日本的維[illegible]，都用外國人的。所以國之盛衰，在此而不在彼也。有時外人外貨反有莫大之利。

然則若何而可以振興吾國耶？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道有八，試分論之。（未完）

日本之國名與族名考

璨甫

東海島人，吾人今日皆知其國名爲「日本」，其民族名爲「大和」，然多不知其所自出。查「日本」與「大和」之名，皆東人對華人之漢語自稱。彼族言語中本無之，而一致稱「セマト」，吾國音如「牙馬托」，即吾古籍中所謂「邪馬臺」與「邪摩堆」也。

東人史乘，以古事記與日本記二書爲最古。然二書皆唐代中葉其國學生留學中夏歸國後之作品也。古事記所載皆神話之類，不得謂之史。日本記所載皆摹倣吾國尚書等古籍之矯造文字，故亦絕少歷史價值。且晉太康以前，其國人不知文字，更無他種記載，可資依據。故唐以前彼國可考之信史，惟吾國當時之典籍而已。

吾國最古典籍山海經有一語之記載。海內北經曰「南倭北倭屬燕。」然頗疑此爲魏晉妄人添入，不足爲據。可據正史記載，當以後漢光武本紀爲最早。「中元二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按吾國史例，凡帝王本紀所載，多據朝廷當日典籍。故書雖成於後代，亦必信而有徵。其與同書東夷列傳之事據前代傳聞，加以後來考證者，應不同也。是漢時中夏所知，其民族之稱爲「倭奴」，其國名爲「倭奴國」毫無疑義。

按「倭奴」之「倭」字，漢音當讀如「矮。」按以東人語稱蝦夷爲「アイヌ」可證。蝦夷爲其本島土著，兩漢時全島多屬蝦夷。則「倭（音矮）奴國」之稱，證以當時事實，漢語東語完全符合。

自曹魏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入島，觀察之餘，始知其島內部分甚爲複雜，「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各國間之大酋長，「居邪（音牙）馬臺（音托）國。」依照吾國人截取多音名稱而爲單音名稱之習慣，遂截取其「倭奴」之名，而稱其人曰「倭人」，國曰「倭國」：邪馬臺國最大，遂稱之曰「大倭國」；有如今世之載稱「英吉利」爲「英人」，「英國」爲「大英國」，「德意志」爲「德人」，「德國」爲「大德國」然。於是而其大女酋長卑彌呼（即唐時東人追謚爲「神功皇后」之氣長足姬）遂詔拜爲「親魏倭王」矣。

其後，世居邪馬臺國之大酋，次第征服島中各國。於是邪馬臺之名稱，遂被於全部：恰如岐周併有中夏，而中夏邦稱「周邦，」人稱「周人」；漢中王併有中夏，而國稱「大漢」，人稱「漢人」等例。而邪馬臺，中國人所稱之「大倭」也。於是漢文之「倭」與「大倭」，遂與島語之「邪馬臺」，同用並傳。

隋唐之代，島國屢遣學生來華留學。其後留學生歸國執政，惡其漢文國名之不雅，改稱「日本。」蓋隋大業三年，其國書自稱爲「日出處天子」；煬帝報使，乃其對華外交第一次之大勝利

。而島人美之以爲新紀元，故依此改名。新唐書日本傳所云「稍習夏音，惡『倭』名，改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是也。

改號之年代，日本國考以爲在唐高宗咸亨初；（咸亨元年爲六七〇年）新唐書則謂其在咸亨元年尚未改號。德川光國（即源光圀，學者稱爲德川義公，清順治康熙時日本史學集大成者），所撰大日本史粟田眞人傳載，「文武大寶二年，（即唐武后長安二年）西赴唐，至於楚州。有人來問曰，

『何國使？』

眞人曰，『日本國使。此何州界？』

曰，『是大周楚州鹽城縣也。』

眞人又問，『嚮稱「大唐」，緣何改號？』

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高宗)崩；皇太后登阼，稱「聖神皇帝」，國號「大周」。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敦行禮義。今見使人，儀容閑麗，豈不信乎！』言畢而去。

至長安，見武后，賜宴麟德殿，授司膳卿。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白四披，紫袍帛帶。唐廷稱其溫雅。慶雲元年，（武后長安四年）復命，上節刀。賜大倭田二十町，穀一千斛。……」

册唐書亦詳載其事。册府元龜並載武后長安二年十月戊辰敕曰，

「日本國遠在海外，遣使來朝，既涉滄溟，兼獻邦物。其使眞人莫問等，宜於今月十六日於中書宴集」

就此段紀載，可發見數要點。（一）至少自唐高宗崩，至長安二年，二十年來，倭皇未曾遣使來華。（二）至遲在武后長安二年以前，對華已自改漢文名稱爲「日本。」（三）公文雖已改稱「日本」，而民間仍稱「大倭」，可見改名未久。（四）倭皇畿內之邪馬臺國舊境，直至長安四年（即七零四年）漢文名稱仍爲「大倭國」，尚未及改。

唐代語，「倭」字音當如今音，讀如「窩」。島人於國際間既惡用「倭」名，而改名三島爲「日本國」。內部畿輔「大倭」之名，自亦在被惡當改之列。漢文中音同而字面雅正者莫如「和。」於是「大倭」之「邪馬臺」，遂再變而爲「大和」之「邪馬臺」矣。史稱開元六年（即七一八年）「多治比縣守(人名)返自唐，入覲，著唐帝所賜朝服。大和國造，(人名)大和長岡(人名)，素好刑名之學，從縣守往質問疑義，多所發明。」而至遲其年以前「邪馬臺」之漢文名稱，已改「大和國」矣。今其地仍稱「大和國」或稱「大和州」，名城奈良市其都會也。歐化東漸，而有民族觀念。「邪馬臺」種之「大倭人」，遂一變而爲更合時式之

「大和民族」矣。

閒話

官僚化的中國政治

南陵

年來街頭上，會場中，尤其是信紙上，見得最多的，大概均是什麽革命化，團體化，科學化，黨化等標語。其實據我看來，這一類的「化」，均是口頭上的化，實在政治上的現象，可以名之曰官僚化。在國民政府當中，雖至少保有幾分革命的元氣，與潔身自愛，終日坐針氈中，不甘心同化的人物。但是今日新都中，大部份的朱紫，仍舊是舊都中的冠蓋。就是西子湖邊，也不弱于金繁玉棟橋畔。想要透澈中國政治的情形，最好是研究這班官僚的心理。代議制也好，以黨治國也好，你們拚命的談政治，他們拚命的講做官。他們的主張，可南可北，他們的政策，可左可右。前歲洛陽，今朝白下。處處弄其三寸不掉之舌，以挑撥是非，或為人爪牙，獻出種種詭計。儘管戰事延長，人民痛苦，他們的官運，就好像不倒翁一樣。三民主義也好，以黨治國也好，他們口裏均學會，他們心裏均不採。而且能把總理遺囑，讀得爛熟，和小孩子背三字經一樣，以表其忠實。甚至於馮玉祥的布衣菲食主義也好，他們也可融合。閻錫山的尊孔主義也好，他們也可貫通。而且他們可以不遠千里，去望門投拜。再講一句鬼話，就是吳佩孚若一朝借動四川的神兵，一路喊殺下來，這班官僚，仍可趨赴于吳上將軍之側，而聽其指揮，再講一句不祥的話，就是中華民國亡了，日本人或英國人來，他們也可以稽首天闕，誠惶誠恐，表示李完用等之態度，而誇示其同僚。這並不是咒詈，實在有文可考。乙卯年十一月日皇舉行登極禮時，青島各團體賀表中，有『萬壽無疆，願自附華封人之列』，等語。正與當時屈映光等上袁皇帝納進表中，所謂『追朝覲謳歌之既集，即普天率土而皆臣』，等語相輝映。吾人若非健忘，對于官僚的真態，多少總能憶及。你若責備他們，他們太有好官我自為之之氣概，且可以反咬你一句，說你帶幾分酸味。好如倒老爺終日與糞相親，不知其臭，反說他人之掩鼻而過者為垂涎。惡風所被，造成倖進的風氣，一般後起之士，為環境所迫，亦不知不覺，為所同化。大半初入仕途的少年，良心未泯，眼見永與書本脫離，從事于此種無聊的勾當，時時均以為苦。但為家庭的關係，親戚的關係，社會上的關係，久而久之，亦如英倫政家 G. K. Chesterton 所言，只知依衝動而食魚肉，不知依宗旨而食葡萄。結果遂使今日中國的學風，又回復其自古已然，於今為烈的現象。以證書為求學的目的，以官僚為最榮耀，以互相援引互相標榜為惟一無二的門路。使一般青年，附驥者附驥，有志之士不甘墮落者，亦相與咨嗟太息，甚至生活亦發生困難，悲觀之生，又何能免。所以說

官僚化之萬惡，不單是中國政治，永無修明之一日，其惡風所被，有使全國盡沈淪，社會永無安寧的景象。當茲北京克復，全國統一之時，又是官僚政客，大出風頭，實行挑撥離間之機會。或者又使全國政治，另轉入一風浪中，又使社會中充滿了失望的空氣。譚嗣同仁學中有言：『自鴉片之戰，以至甲午之後，中國所學的奇恥大辱，不爲不深，結果志士哀呼之聲愈急，而官僚之酣歌恒舞，作惡之行爲如舊，非與國同盡不止。』前清亡了，民國過去十七年糟了，在這個緊急的關頭，我願進一句逆耳的言：就是北京雖然克復，你們官僚做官升官的機會雖多，作官的命運雖十分的穩當，去年投機東南飛的政客，自然可以趁此好機會，大吟其『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之句，不過要知道濟南人民，還在日本鐵蹄之下，全國人民，還在水深火熱之中，殷鑒不遠，請看一般地盤主義下以做官爲目的者之結果，與張作霖及一般工具之下場。

時間同人開的玩笑

梅立克著 西瀅譯

哈蒲脫哈丁是倫敦城裏數一數二的戲劇評論家，他的學問非常的淵博，眼光非常的敏銳。可是沒有人在自己的家裏曾被看做一個了不得的大師的，哈丁家裏的人都說哈哈「弄那樣的玩意兒正是白費了時光。」

自然，兩個老人家定了一分發表哈哈的文章的報，他們也掙扎着的念他的已經成書册的論文——那些論文對於戲劇心理方面的供獻，是有永久的價値的；可是那些文章裏引證的狄代祿，司坦達爾(一)和其餘那些他們從沒有聽見過名字的人把他們鬧糊塗了，要是那幾本書不是哈蒲脫寫的，而是另一個人寫的，他們連十頁都不見得會念完。正如老哈丁——一個有常識的，直捷爽快的英國人——常常同他的太太說：『謝天謝地，他自己不懂得什麼文字。一個人明知道一本戲裏的女主角並不是眞正的女人，却去討論她會不會有這樣的舉動，那樣的舉動，在他看來，似乎是小女孩子們做的無聊的蠢事情，不是他希望他的兒子靠着它來生活的終身事業，糟透了！』

有些人說哈丁的能夠中意他的太太，就因爲他一家子的人都不知道重視他。可是欽佩他的很有幾個有學識有見解的女子；歆屈羅米靈登的崇拜並不是什麼破天荒的事。她實在是很和氣，而且她也「寫些東西」；可是一想起她寫的是多麼庸俗的故事，人們猜想起來，她的能寫東西不但不能引誘哈丁這樣一個人，而且得把他嚇跑了。何況他自始就不頂樂意認識她呢？

她是他一個妹妹的朋友——在一個秋天他同到鄉間的老家去住十幾天的時候遇到的：他的母親介紹着說：

『我的兒子哈蒲脫——米靈登小姐。你常常聽見我們談起米

靈登小姐的，哈蒲脫，不是嗎？你們兩個人有好些話可以談得起來，兩個人都是著作家。」

哈丁，無論在家裏或是在外面，直到這時候從沒有聽見過米靈登小姐的名字，覺得他的母親不該這樣的糊塗。

也許這位小姐自己也如此想，因爲她的笑是很不安的。

「我從沒想到會得有機會見到哈丁先生」，她恭敬的說。

哈丁融化了。她既然認他爲一個大家，他也不妨容忍她了吧。五分鐘後他得到的印像是，同他說話是她有生以來的一件大事情。

當然他們談到了戲劇。她對於戲劇的態度雖然沒有受過訓練，可是哈丁覺得她很願意聽他的啟牖，她的腦筋也很靈敏，所以同她說話並不感到厭倦。無論怎樣，那是他自己對自己說的話，雖然要是她的樣子並不長得有過得去的好看，她的願意和她的腦筋能不能喚起他的注意，却很是疑問。

這兩星期他過得很是快意。他在回到倫敦以前一向沒有看到她的作品的機會，看到的時候，他已經對她生了戀愛，因此她寫的小說的淺薄並不像在平常狀態之下那樣免不了使他生氣。他不但不生氣，他還哄着自己說，在不成熟的文格和個性描寫的底下，她到着實有些眞正的才氣呢。

他的進款，完全靠着一枝筆去掙，實在並不多；可是什麼事都是相對的，米靈登小姐只住在西背新登的一個公寓裏。同她打比，他的進款可就便富裕了。所以他不久就娶了她。沒人知道的米靈登小姐一變變成了大名鼎鼎的哈丁的夫人了。成了名的女人來拜訪他們，出來說，「他看中了她的那一點，她們實在莫明其妙！」他頂相知的朋友也說道；「想不到他會挑到這樣的一位夫人！」哈丁，用盡他的聰明情愛，來培養他的太太的心靈了。

再沒有一個學生更熱心的了。她不寫小說了——他勸她好好的多念些傑作才寫——她把他給她開的一張長長的書目裏的名著，一本一本的，謹愼小心的孜孜矻矻的念。每一次他弄到了兩張戲票，她跟了他到戲院去，回來後靜心的聽他敷說那個劇本的種種毛病。因爲她非常的愛他，竭力的想討他歡喜，她總說她懂得他的話。總說完全與他同意——雖然這實在是一句假話——哈丁到後來居然叫她念起易卜生來，同她講易卜生的特長，往往一講就是幾點鐘。

漸漸的她想念起她自己的寫作來，漸漸的她對於把智慧生吞活剝的塞進腦子裏去，生起厭倦來。不久，她因爲怕看過了戲回家後的批評家的教訓的獨語，連看戲都不覺得怎樣愉快了。可是她從不打一個呵欠，從不說一句半吞半吐的回答——她忍受着她那枯燥之味的教育，一聲也不曾埋怨過。

她的分娩是她的假期。可是哈丁愛他的太太那樣的深，並不

因爲她有了一個兒子，便忽略她的教育了，所以她起床之後，他還是像從前那樣細心的訓練她。這時候他的好些意見，她已經能像話匣子一樣的絲毫不差的講說給人聽，他看了她的進步，充滿了甜蜜的得意。

一個孩子，一個乳母，許多聯帶的家務的變動，少不了使他們多化錢，所以她常常想到她一枝筆弄得到的一注小款也是一個帮助。

有一次她同他說：

『哈蒲脫，你說什麼時候我可以重新拿起我的工作來？你覺得不覺得我現在又重新可以寫些東西了？』

『你想寫些什麼？』他帶着寬容的笑臉問。

『我知道我應該做的是再寫一本書。可是我很想寫一篇戲。』

『一篇戲？』他瞪大了眼。『我的孩子，你並不是戲劇家。』

『要是我老不開一個頭，我永遠成不了戲劇家了。憑了我念過的東西，我覺得不該寫不成一篇戲了吧。』

哈丁又歪着臉笑了一笑。這個弟子的胆子眞大得嚇人。

『你現在知道的比從前多了，可是就是生成的戲劇家也不能在一年半裏面精通了劇本的結構啊，傻孩子。』

『要是不嘗試，永遠不會精通的，不是嗎？』

『她的口氣有些固執的樣子，他覺得大大的失望了。她把寫戲這件事說得這樣的輕易，足見她並沒有學到什麼。她一點都不感到這工作的浩大——她說的話好像鄉下素人的口氣。

『你沒有想到過嗎』，他忍耐着的說，『我雖然比你多知道得好多，我並不寫戲？我知道我缺乏的是什麼。我也知道你缺乏的是什麼。我並不想把你造成一個戲劇家，我的孩子——我只要你知道些最優美的戲劇文學；我要你能夠有些鑒別力就滿足了。至於你再寫，也許將來可以，可是現在時候還沒到，還差得很遠呢！到再寫的時候，自然寫小說。實在你寫不寫沒有什麼關係——幹嗎志望做什麼著作家呢？』

在他們未結婚以前，她已經算自己是一個著作家了。她聽了這話很難受，可是這親愛的勸說打消了她的勇氣。她把她的志望收了起來，不提這事了。她以後把她的時間分用在照應孩子和讀書上，雖然孩子的一份漸漸的一天多一天了。

到她認眞的寫下『第一幕——一間客廳』那一行的時候，他們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和座落在巴倫(三)的一所醜惡的小房子。在她的喜劇沒有寫完以前，她不預備讓哈丁猜到她的計畫；她知道要是他知道了，他又要阻她的勇氣，又要說她沒有寫劇本的資格和才具，頂多說一句現在寫東西的時候還沒到咧就完了。可是她同自己說，這本戲寫完之後，她念給他聽了，看見他的快活，

就可以補償一切了。她想像她裝出隨便的樣子同他說：『不錯，我想起一件事來了。要是你今晚有一點鐘的閒工夫，我要你聽些兒東西！』他是何等的驚異。她拏出一本稿子來，念道：『三幕的喜劇』他的眼光是何等的不安，她也可以想像到！他氣餒的坐了下來，拉他的鬍子，自然，她的聲音抖擻得厲害。一回兒功夫，他的臉變了——她看見了他那微笑，他那聽了一句漂亮話後的突然的抬頭，他那愈聽愈驚奇的神色。在她的希望中，她聽見他說她的作品裏有的是雋語，妙思，尤其是，眞實——她使他拍案呼奇了，使他得意有她這樣的夫人了。這是一個年輕的癡心女子的夢想，可是雖然一半是從她的好勝之心來的，至少一半也由于她對於他的愛。（未完）

小說

舊夢（十六）

懋琳

這時我固然是離開了那怪席面，倒在這炕上了，在議論風生的席上的他，我決定，口上的話總是在談我！只要是我的事總像有趣得很，也不問同到談話的是甚麼樣人，且可以說也不問別人願意聽不願意聽，他總若無其事的專來背我的歷史軼事，這個人我眞把他無法！

我又不便說，「傑克，饒了我吧，」可是我在許多怕事的動作上也暗示了這意思，總不能得他的原諒。他把我在他朋友面前抬舉還不很要緊，倘有那個押寨夫人！我願意得到一些安靜，能把我的心暫時從這女人的桎梏中開釋出來。今天是因爲一頓酒喝下，居然有兩點半鐘忘記到她了。可是身體剛逃出了席，心就奔到寶二墩家那有多面鏡子的房中去了。

我願意在痛苦中咀嚼昨天我所做的一切事。多傻的一件事！又是多有趣味的一件事！又是多麼羞慚的一件事！

「我爲甚麼又這樣作不那樣作？」這是我在許多過去的事上所有的傻想頭。總以爲萬一當時不那樣作或偏這樣作，則其情形無論如何比順其事實而進展的決不相同。而且一定比目下的應好一點，這也是我這無用的人的唯一的躲避責任的空想。

「好一點，那就簡直是……」不得了，這樣想下去眞不成！我當時警告我自己，「不行喔，太荒唐的思想于自己是一種危險的毒藥，說不得簡直是……」

然而可來了。寶二墩打發人來，說是請過去吃午飯。

對那個來人說，「已經吃過了。」

「就是吃過，我們太太說也請過去！」

我可不能作主了。我就要那人到東院去問傑克，到底是去好還是不去好。這問當然是含得有「到底我先去好還是同傑克一塊

去好？」傑克卽剛走回房中來。

「二弟，又來接了呀！」

「我不去！才吃過飯難道又吃得麼？」

傑克就振口而笑。笑我話不是心中所出。但照例他不像那類無含養人樣把這玄虛戳破。

「請你對他那當差說，我們已吃過了早飯吧。」我就又要傑克對付這寶二嫂家的嘍囉。

傑克說：「說才吃過不是理由。你應當明白請客的不是專爲請吃飯，去的當然也不一定爲吃飯而去！」

那嘍囉算是一個頂聰明的嘍囉，知道傑克意思并不拒絕了，就軟軟款款說是馬車是預備得很好在門口等候着出發。

我還不作聲。

他望了望我，就又和傑克悄悄的咬耳朵說了一些話。傑克儘只點頭笑。從他笑上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出我所料，傑克隨卽便說道，「一塊去，一塊去，不去當然不成！」

我心想「不去不成這話眞好笑，縱不去，她總不至于罰我怎樣怎樣罷。」可是我并不會再同傑克反抗什麼，不到一會就同傑克坐在寶二嫂家中的馬車上了。

誠然呵，請客的不是請去吃飯，去的也不是專爲去赴宴：這之間，有一種値得永遠懷戀的溫軟情緒糾纏！

多好的一個女人！就是那胖，那在人面前作成大姐那麼逗亦的神情，那放肆，——從端凝與自然中露出的一點放肆，都是給我中毒很深的一些機會啊！

不知如何是好的一種惶劇可憐情形，在一見面時又表顯無遺了。（未完）

詩

自埋曲

育熙

漆黑的天幕洞穿了無數大大小小的漏孔，
片片的碎屑飛着舞着瀰漫了寒氣充塞的半空：
揉碎了一堆堆絮樣的白雲——這是誰發了狂，
以冷酷撒布在冷酷的世上？

啊，這一個啞靜的昏暗的世界，
塗上了白，剎那間變成了灰黑的死的顏色；
夾着雪的北風牠又吼又鬧奔騰着不肯休歇，
如殘暴之君王肆其威力以淩侮一切。

淒厲風牠剛剛調弄了古塔上孤懸着的久已攤瘓可憐的小鈴；

又亂擠亂撞穿入了森森密密的枯林。
但無落葉以增現其摧殘勝利之驕傲，
牠更加憤怒如狂地在虛空長嘯。

一個襤褸的中年男子枯瘦如一具骷髏，
他手中緊緊的把握着一把鐵鋤。
他不住的戰抖祇是眼睜睜釘視到一座新坟，
他那全身未乾的熱血在這時如火泉之沸騰。

他靜穆地像殉道者俯伏在十字架前樣子在坟頭長跪，
如發狂之餓狗嗅遍吻遍這坟前矮矮的石碑。
他跟着又起立用破襟拭乾了頰上黏着的淚珠，
於是他靈魂冒了險竟毫不踟躕——

他高高地把手中的鐵鋤揚起又迅速地落下，
一鋤——一鋤——……埋着頭不停將這新坟掘挖。
已死了的生命之花，這時候又如得了春風的吹噓雨露的滋潤而再
生，
憑手臂與鐵鋤之努力，期待着轉眴會瞧見他惟一的愛人。
鐵鋤祇是在雪花的空間裏上下揮舞，
他忽迫希望就開發這愛與仇之寶庫；
但，終因膂力之竭祇好坐在地下喘氣，
暫時中斷了這神聖的工作，閉着眼，傷心他自己從前主演的戲。

他悲悵從前曾飲過幸福之醇醪，
因沉醉於愛之醇醪後飽受了靈魂的無限苦惱：
犀利的尖刀劃破了寶貝般的青春，
那一刀在心坎上永永的深深地留下了一道疤痕。

『啊，我那刻骨的愛人你這坟墓裏躺着的死者，
誰也想不到你棄絕我的時候我那句誓言會應到現在！
我說：決別了從前的情史我倆都付之東流；
但我願你這能釀造愛情之身軀還讓我來收束。

啊，我那蹂躪過我的愛人你竟從此長眠？
憑上帝之鑒臨我還要來履行我那誓言！
你應知你欠了我最後的一吻，
趁風雪凄凄之一夕，以鐵鋤來了結這慘酷的願心。
二十年的時光祇這們一閃就過去了，

啊，就這一閃的時光我博得在愛之玩弄下衰老！
坟墓裏的姑娘啊我至今還是爲你而孤獨，
在你心之領域我戰爭的勝利與失敗之遺蹟是不堪逗留！

姑娘，試翻開我倆第一頁的情史，
一齣可悲的喜劇發端的楔子：
在一個熱鬧繁華的宴會的晚上，
這劇本裏的主角——您和我都登了塲。

我那時原祇似天上的白潔的雲樣莫有一點點兒塵埃，
是一個沒有經春風吹拂過純真的小孩；
想不到您却張着了熱情之網向我進攻，
竟敎我醒了二十年的迷夢。

上帝啊，上帝造就我是一隻與花爲侶的蝴蝶，
又那禁得住您那美麗與芳香之誘惑！
您迷住了我以您那有魔力之眼睛，
於是您就佔據了我那從來沒經人佔據過的心靈。

貓爪下之小鼠再莫有跑脫的希望，

您牢牢地抓住我不肯釋放。
啊，您這可愛的妖精以媚力營造一座牢獄，
終於我變成了栓在您脚下忠順的卑賤的囚徒

過了春又過了夏在無數的吻裏
您同着我——您那愛之奴隸！
過了夏天跟着又來了秋天，
任落葉蕭蕭擁抱是我倆的樂園。

擁抱着長吻着快快地寒冬又過，
孕育在熱之情裏讓時光漸漸消磨，
我曾經很勇敢地接受了人們的唾駡和仇視，
就祇爲了您——現在的死屍！

啊，夜半無人私語時，
您曾哄過我說在天願作比翼鳥在他願爲連理枝。
我當時深殮您此言於寸心，
不忍向您預索那寶貴的確切的證明！

這樣浸潤在歡娛裏整整的十年伴着您這美麗的皇后，

忽然有那門一天您竟用魅術將我驅逐：
您說您願意嫁我　如果我是一個蓋世的英雄。
我纔離了您離了我愛者披上了戰衣跨上了青驄。

我轉戰萬里險一點兒把性命丟在沙場，
我爲的甚麼，我親愛的姑娘？
我不忍說了，我曾殘殺了許多敵人堆成白骨壘壘，
天哪，這戰場逝者也有他們的愛侶！

夜深聞鬼哭我幾次幾次想解散了我的士卒棄了這殘狠的生涯，
我又幾次幾次忍着心在殘殺。
我捉住一個希望住在殺氣瀰漫的大營，
夢想到成功時忍所給予我的光榮。

當我滿身血腥回到了故鄉，
天！我戰地勝利歸來之英雄，在您手下却受了致命的創傷！
您割去了我的心又去另獻與別人，
您這花的毒蛇竟在我命運的判詞上忍着心簽署宣告了死刑！

謝謝您那時候給我的最後一面，
還讓我滴滴的清淚墜落到您眼前。
在不敢仰視的瞬刻，
以誓言爲帘幕這齣劇算暫時告了終結！

從此我潛候在荒涼的海角，
期待到我自己未死之前來履行那神聖的誓約。
啊，想不到竟有這風雪淒淒的今宵……」
他不禁淒然微笑。

說憶喚醒了他的靈魂，
他又掙扎起來繼續他未完的偉大的工程。
他身週已被軟軟的紛紛的雪花包裹，
心之爐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許多時鐵鋤在虛空畫着半圈，
掀到了石碑帶雪的黃土一塊塊一塊塊從地層上翻，
鋤頭觸着硬硬的白木棺蓋之外，
窮全身之餘力想揭開這個棺蓋。

他恍惚聞着肉的芳香體腔裏的熱血一齊向外奔放，

他急劇的震戰着齒牙齩得吱吱的響他已瘋狂，
他兩眼祗看見粒粒的火星終於他渾身的血管已是冰冷，
這罪人啊，倒臥於自己掘就的深阱！

這枯林裏裏外外充滿了恐懼，
啊，這一個可怖的陰森的鬼墟：
風雪發了怒風雪裏猶如有許許多多的陰魂悲嗁徬徨，
恐怖的今宵啊，永留下了凄慘的奇蹟在這世上！ —完—

十七，三，三，于北京綠稻莊。

本刊第六卷合訂本廣告

本刊合訂本雖已出到第六卷，但第一卷至第五卷現在多已售缺，只有第六卷合訂本尚有存本，然存數亦不甚多，一經售完，即不再印。愛讀本刊諸君務請勿錯過最後購閱之機會。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處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各大書坊

黨軍 上海婦女慰勞北伐前敵兵士會紀念特刊

出版要目預告

發刊詞(郭徐德荃) 甚麼叫做黨軍(何應欽) 黨軍的特點(周佛海) 黨軍中之黨務問題(范熙績) 黨軍之紀律(張定璠) 黨軍之成立及其發展(何應欽) 黨軍之起源(龍在天) 黨軍過去之教訓與將來之希望(劉峙) 黨軍中之政治工作(龔光朗) 黨軍與軍閥(馮玉祥) 黨軍黨化與中國前途(賀耀祖) 黨軍東江之役(劉峙) 黨軍南昌之役(潘宜之) 黨軍汀泗橋之役(張發奎) 黨軍富陽之役(王繩祖) 黨軍徐州之役(麥煥章) 黨軍龍潭之役(郭德潔女士) 黨軍第一路軍之概述(何王文湘) 黨軍第三路軍之戰績(李郭德潔) 黨軍之在西北(任右民)

其他繁目不及備載篇首尚有戴季陶譚延闓蔡元培郭泰祺伍朝樞諸名人題字題詞及戰地插圖名人照片數十幀全書共計四百餘頁業已在上海中華書局付印即日出版

現代文藝叢書第六種

少年哥德之創造

西瀅譯 甲種七角半 乙種六角

【附有精美插圖十七幅】

哥德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曾經郭沫若先生譯成中文，幾乎是少年人誰都讀過的書了。而且幾乎誰都聽說過，哥德寫那本書，是在他自己嘗到了戀愛的創痛之後，所以『少年維特之煩惱』可以算是哥德自己的經驗。

那麼，讀者也許要問了，少年維特就是少年哥德麼？要是哥德就是維特，怎樣哥德又沒有自殺？讀者又不免要問，少年維特的思想行動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創造者少年哥德的思想行動到底是怎樣的呢？他自己究竟有了什麼經驗？他爲什麼寫少年維特之煩惱？寫的時候他又是怎樣的情形？……在西瀅先生譯的這本小說裏，種種問題都有了答案。

總發行所 上海望平街一六一號 新月書店

新月月刊

第一卷第四號　六月十日出版

圖一

先拉飛主義……聞一多
文學與革命……梁實秋
萬牲園裏的一個人……徐志摩譯
潘金蓮（話劇）……歐陽予倩
夏拉瓦極……方重
商民族……程憬

圖二

詩歌……徐志摩譯
自招……饒孟侃譯
情願……聞一多譯
寄鴉片酒……李維建
春來了……謝炳炎
西窗……仙鶴
同胞姊妹（獨幕劇）……顧仲彝譯
愛儷兒（詩人雪梨外傳）……李維建譯

圖三

阿麗思中國遊記（續完）……沈從文

本期因稿件甚擠，篇幅過多，仍售特價四角。長期定閱者，不另加價。

中國國民黨　**中央日報出版**

一、中央日報是國民黨的喉舌
一、中央日報發揚國民黨的主義解釋國民黨的政策研究具體的建設方案
一、中央日報志在打倒惡化和腐化勢力
一、中央日報要發揮中國人的義俠的革命的精神
一、中央日報要把科學和藝術振興起來發揚中國人的創造力
一、中央日報是一把熊熊的火炬要把全國革命民衆的胸脂一個一個燃燒起來

社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電話　中央六〇一三
電報　掛號三三八三

浙江興業銀行廣告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廿一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五十四萬零五百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各種押匯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種發行準備金與營業準備金完全劃分

總行　上海北京路七十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中央二六五〇號
總經理室　中央八四五九號
經理室（營業儲蓄部）中央八四六〇號
金幣部　中央七四一三號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京　哈爾濱

代理處　各省及外洋各國均有

上海　**浙江實業銀行廣告**

營業要目

營業部　各種存款　各種放款　各種匯款　代理收款
國外匯兌部　各外國貨幣存款　進出口押滙　購買各種外國貨幣
儲蓄部　各種儲蓄存款
信託部　保管物品　出租保管箱　代理　有價證券　均訂有詳細規則承索即奉

地址
漢口行　漢口路十三十四號　電話中央七一二一　七一二五號
漢口湖北街　電話四二〇三號　三二〇二號　三二〇一
杭州行　杭州保佑坊七十六七十七號　電話九〇三號七五〇號
虹口行　上海百老匯路一二八三號　電話北二六〇〇號